

以史为鉴

在人类历史上,有两个特别的日子值得铭记。

一个是1928年8月27日。这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波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爱尔兰、新西兰、美国、南非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齐聚曾建立了国际统一度量标准和国际联盟第一次召开之地——巴黎时钟厅,签署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非战条约》)。另一个是1945年6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上,与会的50个会员国分别签字。众所周知,这一条约成为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基础。

这些条约的签订真的起作用了吗?本书采集的详实数据表明,1928年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从1816年开始记录到1928年《非战公约》签署,平均每10个月就有一次征服(每年1.21次)”“平均每年被征服的领土面积为295486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每年被征服的领土面积大致相当于11个克里米亚”“平均每个国家在一个人一生的时间里被征服一次”。而“1928—1948年,平均每年征服的次数保持稳定——每年1.15次或者说每10个月1次。平均每年被征服的领土面积为240739平方公里”“1948年以后,一个国家遭受征服的概率从一生一次下降到一千年一两次”。《非战公约》虽未能彻底消灭战争,但战争数量降幅不可谓不明显。

《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的两位作者均为国际法学界知名人士,对国际法的演变有着深入的研究。在本书看来,1928年历史转折点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在人类思想史上曾有过长期曲折的摸索乃至艰难的抗争。本书追根溯源,定格在“旧世界秩序之父”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

1625年,格劳秀斯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按照格劳秀斯的逻辑,“发动战争的决定总是需要正当理由的支撑”。然而,自古以来,没有哪次战争的发起者不宣称自己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在旧世界秩序中,国际法庭的缺位,最终的“裁决权”往往交给了战争胜者。因之,在格劳秀斯思想“指引”下,世界形成“强权即公理”的秩序,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胜者王败者寇”。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确不完美,但第一次为战争立法乃至后来的国际法的出笼奠定了基础。

那么,旧世界秩序带来了什么?是无穷无尽的殖民。旧世界秩序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触礁”——人类第一次面

人类能彻底告别战争吗

□禾刀



《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美]乌娜·A.海瑟薇 斯科特·J.夏皮罗 著
朱世龙 译
索·恩|社科文献出版社



▲ 格劳秀斯(右二)向他人解释自己的观点

临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多个国家卷入其中,大约有6500万人参战,1000多万人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人类深切地认识到结束战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也是孕育《非战公约》的“土壤”。

虽然不能否认《非战公约》对抑制战争的重大作用,但这并非神丹妙药。众所周知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熄灭仅仅10年后,更大规模且损失更大的世界大战即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战火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欧亚大陆,以及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前后60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约7000万人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人类再一次认识到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同时也意识到《非战公约》由于缺乏具体的约束强制条款,对非法化战争遏制力量极其有限。

本书对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乃至后来的侵略给予解构。1932年10月,受国际联盟委派,前往中国东北调查的李顿调查团得出结论:“1931年9月18日晚间日本军队的军事行动‘不能被视为合法自卫措施’”,不过该报告为了照顾日本情绪,居然写道:“现场的日军军官可能认为他们是在采取自卫行动。”这样的自相矛盾,既无法彰显《非战公约》的严肃性,同时也为日本后来更加猖獗地进攻华北地区埋下了伏笔。

作者对史汀生对侵略的不承认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史汀生主义后来得到国际联盟的普遍认可,这对《非战公约》的深化具有开创性意义。不过,这种意义真正体现出来,还要等到战争的最终胜利。1941年8月14日英美两国签订的《大西洋宪章》,不仅不承认法西斯通过侵略造成的领土变更,还公开承认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这其实是对格劳秀斯旧世界秩序的新突破。

《大西洋宪章》的出现,显然有利于团结更多反法西斯力量,尤其是那些正面临法西斯战争侵略的国家以及其他弱小国家。“当盟国赢得战争时,他们不仅打败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他们还战胜了旧世界秩序。”

1945年6月26日,所有参会的50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不可否认美国当年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发起者,是推动构建新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然而,近年来,美国几次绕开联合国发动战争,显然带着强烈的旧世界秩序色彩。

当然,新世界秩序也有不必通过发动战争就可能遏制战争的创新,比如驱逐,这也是本书两位作者极力推崇的重要举措。既然利益是战争的原动力,那么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驱逐便有可能达到约束战争的目的。这里的驱逐是指以国际政治和经济手段,通过封锁、断绝经贸往来等方式,将战争拒之门外。不过,驱逐具有单向性,因为弱者即便再正义也很难驱逐强者。

人类能否彻底告别战争?这依旧是现今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最大疑问。虽然战争总数呈下降态势,虽然国际间的合作远较历史任何时候更深、更细、更全面,但战争远未退出舞台。

短书评

思想与宁静的力量

□王永军

故乡是永远的牵念,那里有割舍不断的时光。作家周蓬桦的故乡,是他出发的起点,也是精神永恒的栖息地。走出故乡,见识山河的壮美与辽阔、神秘与安详,心底依然被那个叫沙河镇的地方拽着、牵着,如风筝的长线。在新书《故乡近,山河远》中,白山的森林、河流、林中小屋都仿若梦境,白桦皮灯罩充满大自然的空灵与神性,周蓬桦记录下每一株树木与植物的名字,观察过一枚松塔上的雨滴,松花酿酒,春水煎茶,这片神奇的土地吸引着我,从自然中吸取滋养生命的清泉,从大自然的敬畏中体味真正的美。

书中既有故乡梦境般的白描,也有奔赴远方的写意,诗一般的语言,水一般的纯净。词语如花瓣上的露珠,绵长不息的河流。作家笔下的故乡,与地域的远近无关,它存于记忆里,潜伏在心灵深处,它是温暖的一团,抚慰着我们的心。

无论散文还是小说,他在文中隐含的思想和情感,通过阅读实现心灵间的交融与碰撞,如细雨,似微风,浸润着情与理,在作者构建的全新世界里,感悟、教化和启迪。周蓬桦不停探索更加触动人类灵魂的主题,敢于跳出对熟悉领域的写作。如同他所说,“试图走出故乡的怪圈,而走向大地、森林、河流和草原。”他像一个玩耍的孩子,醉心于大自然的怀抱,用清澈明亮的眼睛,看到了最纯粹的生活影像,用朴实、自然的笔法写就绚烂而美好的篇章。他的散文总有自然的气息和意想不到的惊喜,笔下呈现着独特的视角、非凡的叙述、细腻的感受、开阔的眼界、温润的灵魂。在看似平实的描述中隐含着某种深意,让人不由自主反复咀嚼,某种神谕不经意间在文中闪现。

夜深人静的时候捧读这本新书,万籁俱寂,唯有哲理的光从书中闪烁而来,内心洋溢着海浪般的喜悦。文如其人,他亦如一篇耐读的散文,富有想象力,时而沉静如潮水,时而热烈如火焰,总有诗意的探寻与渗透、率真的表达与倾诉。他说,让他忘不了的都是美好的细节和艺术交流达成沟通共鸣的快乐。因此他的文章总是充满着美好的遐想,记录的都是扑面而来的春天印象。

写作与生活,已成为他无法分割的一个整体,周蓬桦用优美的文字不断拓展人生新的精彩。他将自己的写作版图朝着黑土地的地界延伸。深入到大兴安岭、长白山、呼伦贝尔草原、乌拉盖草原以及额尔古纳河一带,选择了以长白山为写作营地。观察、记录、采访和尝试考察,与山中的劳动者采药人、捕鱼人,猎人的后代成为朋友,成就了这本充满自然气息,却包含生活真义的倾力之作。“在深深的夜晚,我时常沿着长白山脚下的河流散步徜徉,望着山顶的一缕拖着尾巴的星光,觉得自己就像一盏微弱的油灯,随时会被山风吹灭,许多新的想法就这样破茧而出。面对时空,你的心会产生顿悟,进而你的心变得很大。”此等境界,唯有一颗安静从容、静谧安详的心可以体味。

周蓬桦曾在朋友圈写道:“今晚,除了月亮,我想关掉所有的光亮。”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就像天上的明月一般,永远在那里亮着、闪耀着,历经数年也不曾改变。那是夜行路上的指明灯,是漫漫前行时的方向标,更是不可或缺的理想和希望,就在前方,我们只管迎上去。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书橱一角

和身边大多数的朋友相比,我是非常喜欢看书的,尤其是涉及乡土题材的书。有朋友来家里参观,总会问怎么有这么多农村题材的书?其实这是有渊源的。

初中开始,我就很喜欢写作。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与文字有如此的不解之缘,从我第一篇作品正式发表开始,我就把乡土作为写作的支点。生在农村,求学工作于城市,对文字的不解之缘其实就是源于对乡土的不解之缘,就是源于那份对乡土的眷念。

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我试图去读懂乡土本色;在贺雪峰的《乡村社会关键词》中,我努力找寻田野的灵感;在许卫国的《远去的乡村符号》中,我感叹那些人、那些物的逝去;在爵青的《归乡》中,我读出一种“救赎”;在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我思考故乡从何处来,又将去往何处;在马亚伟的《岁月积淀的味道》中,活灵活现的乡村风物,让人仿佛置身于故乡一样;在王钦伦的《乡愁》中,未见“乡愁”却满是乡愁;在沈成嵩的《记住乡愁》中,感受到农时农事里的浓浓乡愁……作为一名“提着笔杆子进城”的青年,我希冀手中一支笔,赋予尘土之间、阡陌之上。

故乡在书中

□李育蒙

自从事媒体工作以来,虽然天天和文字打交道,虽然结识了很多类型的文字,但唯独对写乡土的文字有特别的情感,每次看到都觉得特别亲切。而我也特别珍惜那份田舍之情,也喜欢深入农村采访,用脚步丈量土地,去真实地感受那些书中描述的农村现象,去回味那些逝去的乡村风物,而在工作之余,我特别喜欢回到故乡,去体验每一次回家不同的新鲜感,去感受故乡的变迁,去看一看老家人生活的变化。

每一次归乡,在那些不同的感受中总少不了些许疑惑。而每一次有疑惑的时候,那些书架上写满故乡的书,我就会找出来翻一翻,重新读一读,去试图找寻答案。每一次重读,我都有种常读常新的感觉,都能找到一些新的写作灵感。这些年在城乡间行走,我的笔下也



▲ 本文作者李育蒙的书橱一角

写满了故乡的四季,写满了故乡的风物。只要是在写在看,我就总感觉在路上,在回故乡的路上。

其实,离家久了,总会有种要“救赎”的感觉,这或许就是我常常关注乡土题材的原因。我把故乡装进了书里,所以总会去买去读一些乡土题材的书籍,试着看看更多人的“故乡”,试着找回自己的“故乡”。